

◇ 赤文赤画 冯杰专栏



冯杰，诗人，作家，文人画家。获过台湾《联合报》文学奖、梁实秋文学奖等。出版散文集《丈量黑夜的方式》《泥花散帖》《田园书》《捻字为香》《野狐禅》《说食画》《九片之瓦》《北中原》等十余部作品。

## 叉火

两字分开解释：“叉”是一种农用器具，木质，带长柄，前端有两个或三个以上长齿。类别有木桑叉和铁质叉两种，说钢叉是乡村夸张。叉的主要用途是翻晒麦秸、豆秸、干草。把乡村草垛整理修复，叉是必不可少的农具。

桑村乡和高平乡相邻，以出产桑叉闻名，那里有一位舅老爷会修理木桑叉。他还在我家料理过一棵，长到一人高时教我打掉多余的树杈。

“叉火”合在一起则是形容词，离本意甚远。能挥舞着

叉，又燃熊熊之火者，必有神力相助。只有在马老六说的评书《西游记》里，小妖出场时方能看到。

在村里说“叉火”就是厉害、了不起、有本事、得劲的意思。口语里还带有一种感叹的成分。用于修饰人或事，属于乡村褒义词。

在村里若问留香寨全村数谁最“叉火”？那必是村长老黑。全县最叉火的人是李书记，全国最叉火的人自然是伟大领袖毛主席，后来是英明领袖华主席。一种乡村政治

逻辑。

事业作盛，钱挣得多，官当大，楼盖得高，村里都用“叉火”一词来概括。我们逃学后，打发时间的方法，往往是躺在草地，一五一十，认真在比较《水浒》里哪个好汉最叉火。

从乡村走来，我还没本事弄到“叉火”的份上，我对叉火这一词感兴趣的缘故，是里面有“挑火而行”这妖怪一般的纵深意象。

那年夏夜，有乡村黑白电影，在童年晚秋的果林，一地白霜，我又一丛高高火苗，在乡村月光下穿过。如一朵红荷夜行在月光里。



## 一折萑苇

萑苇有秋气，不是颓靡，也不肃杀，是有着削肩细腰略带忧郁质的女子。风里，一折萑苇几乎将腰肢屈曲，一忽儿又伸直了，淡淡一笑，依旧眉头微蹙，在一旁长久立着。

萑苇是老了的蒹葭。蒹葭萑苇，念起来便似一个女孩儿倏地老去，春芽沦为秋叶。

蒹葭的确有显而易见的任性。河滩上盘踞着，如一个族类占据了一块地盘，剩下的就是年复一年的势力扩张。春上还好，绿也绿得低调，夏来就张扬了，哗啦啦笑着往横里长。初秋倒有些收敛，大约出穗得积蓄些气力。只见隔三岔五的伸出一枝来，新穗极嫩的，带着一股子香，如躯体里新抽出来“乳香”，甜甜的，不腻。穗子有些娇滴滴的，小花儿也贴着穗子娇羞含着，风来亦在风里冲着，雨来亦在雨里昂着，只不弯腰。

只是，秋风总有秋风的法子，裹一些霜气就成，任是苍天大树也经不起霜风。河流更助秋声，秋风一声比一声老，蒹葭终究老成了萑苇。

蒹葭若可唱一曲恋歌，萑苇就是忧伤曲，前者唱成了《蒹葭》，后者谱就

了《小弁》，同样出自《诗经》，久而久之便声嘶力竭了，颓然哀靡。蒹葭苍苍，萑苇淠淠，茂盛似乎一样，根基也一样，质地不同了。

萑苇顶着白头，如在世事里行走得久了，老成了，连笑里都带着秋气，眉眼尽岁月沧桑。

萑苇，萑苇该是小母亲，孩子嗷嗷待哺，堂有垂髫父母。于是，她的腰是屈曲而韧性的，要做一家支柱，不可太直不可不直。

小母亲的职业可以是教师、清洁工、小商贩，甚至非著名作家。日日劳作自是不必说，清晨送了孩子上学，傍晚提拎着小菜回家，公交车上各色人等各种气息各样方言从来不入她的眼耳，她只木然靠着车窗，目视距离不过30厘米，连街边一个大甩卖广告都看不见。她也喝茶，最廉价的茉莉花茶。她也淘宝，双十一最低折扣。她睡，她醒，想着该给孩子换一个新书包了。想的时候眉间褶皱一现一隐。这些都是秋气，或说霜气，经霜的萑苇是生活中的女人。

她很柔顺，东风来朝西倾，北风来向南斜。她很倔强，霜染白了头亦只是晃一

晃，风再大些哪怕劈头盖脸她犹自挺着。她想，河滩上总有好风景，朝霞或夕阳，再不就天边露一个超级大月亮，都诡异而奇美，红彤彤黄灿灿。她便在这奇诡的美里仰着头微笑，眉间褶皱依旧一现一隐。

萑苇顶着霜色在一阵接一阵霜风里渐渐蓬松了，那些儿小苇花如撑开的一柄柄小伞，将长穗子也撑开了，在干涸的风里干枯着。再来一阵风，她就将它们随风送出去了，像将一个个孩子送出远门。她的姿势是略微弯曲的，是老母亲佝偻的背影。细碎的苇花飘飘悠悠，她的目光也忽上忽下，竟迷离了，却仍旧保持那个姿势，弯曲佝偻，长久目送。失了苇花羁绊的长穗子不再是当初那捋成一把的齐整，蓬乱枯干的，也是老母亲的发。除了穗子，那些长条的苇叶更萎黄了，连风吹都不复飒飒，听着竟不像她老了，而是风老得豁了口缺了牙，灌进萑苇丛间，嚯嚯响。

当秋老成了冬，风更凄惶地呼号，萑苇终于凋敝了，长穗子已经零落至秃，苇叶萎顿拽地几乎朽进了泥里。唯有她的茎秆，还保持那略微弯曲的姿势，寒风对她也无从下手。你若想除去这些枯枝败叶，仍需小心，说不定就被割伤了虎口。这是女人的韧性。

◇ 营闲事 王亚专栏



王亚，作家。作品散见于《天涯》《芙蓉》《雨花》《滇池》《散文选刊》等，出版有散文集《茶烟起》《营闲事》《声色记》《此岸流水彼岸花》《一些闲时》《今生最爱李清照》等。

## 想起草药

忽然就想起中草药。

想起老式书房似的中药房，中药房里那些长长的小抽屉。这个季节，那些个小抽屉里都又重新装满了那些野花野草吧，有泥土的香，也有阳光的香。小时候就已爱上了中药房里的草药香的，温暖而神秘。那时候，身体瘦弱，常闹咳嗽，便由母亲领着，让花白胡子的老中医按脉，听他沉吟，听他悠长的语调。站在齐至下巴或鼻子的柜台前，看那漆了深红及至褐色油漆的大橱，看那小抽屉上贴着方形的白纸，掌心大小，上面是毛笔写就的行书，咒语一般。如今忆起，我一直迷恋的，竟是草和文字之间的一种温暖而神秘的组合。一株草，还可以入药；入了药的，还可以拥有这样令人浮想的文字空间。百合，到底是镇咳祛痰，还是用来书写百年好合的愿望？金银花，这厢降了心火，那厢还会顺路捎来金银富贵吗？想起《本草纲目》，想起古老的东方文化里，一株草，甚至一株草的根、茎、叶、花或者果，在中药房的木质抽屉里，在花白胡子的老中医的毛

笔里，竟有了那一份不可说不可说的天机玄妙。泥红的陶罐热气腾腾，于是脸色清白的女儿家渐渐唇颊红润，重拾花针；夜半咳嗽的书生能磨墨提笔，吟诗作文。一株草，不论从前的境遇，倘能书页间一番折转，老中医的毛笔一点化，最后俯身在温热的陶罐里，就真是香了。

也想过，好好写一本小说，人物的名字就用那些活色生香的中草药名。当归甘温，生血补心，扶虚益损，逐淤生新。自然，当归该是一个性情温厚的妇人，玲珑智慧，颇识大体。菖蒲性温，开心利窍，去痹除风，出声至妙。所以菖蒲是个才情横溢的书生，文章清俊，他是苏东坡，或者李商隐……甘草甘温，调和诸药，炙则温中，生则泻火。如此，甘草是通达明理的大家闺秀，上午诗书，下午女红。泽兰甘苦，是薄命红颜；车前子寒，是遭劫后的隐士；苍耳子苦，是晚景薄凉的末路英雄，是李广难封；柴胡味苦，让他做泼皮的小厮；茅根味甘，让她做乡间大脚的丫头……如此，秋野上的草根草草，在泛黄的纸间都寻着自己的肉和灵，在人间烟火

里饱受煎熬，却完成了慈悲的关怀和救赎。

于是转身，看那秋野上的草儿，就觉得一个个，竟都透出了骨子里的那一缕风雅墨香。肯定要翻一翻《诗经》的。《诗经·国风·采芣》：采采芣苢，薄言采之。采采芣苢，薄言有之。

芣苢就是车前草，据说其子实可治妇女难产症。想象一下，两千多年前，在夏末或初秋，风和日丽，空旷的平原抑或山野间，一群妇女于农闲之间手手相携，去采车前子，他们边采边唱：鲜亮亮的车前子，快些把它采起来。鲜亮亮的车前子，快些把它采了来……一唱三叹，此场彼和，时远时近，忽断忽续。于是，那一捧捧的车前子，便踩着那明快的节奏，跳进了田妇们兜着的衣襟里，开始过问人间的生育人事。

《诗经·王风·采葛》：彼采葛兮，一日不见，如三月兮……想来，这是一首秋天的相思情歌吧。那人去采葛了啊，一天没有见着他，就好像过了三个月啊……那一日，他进山还没回来，她向灶膛里递过最后一根柴，然后去村头等。是个才过门的小媳妇吧，见了人，羞红一轮圆脸，嗫嚅道：我等我那采葛的人，一日未见了！风从山野那边吹来，捎带着葛藤草根的香，爱情在暮色炊烟里熟了。

◇ 草木慈悲 许冬林专栏



许冬林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散文作品发表于《十月》《散文》等刊物，著有散文集《日暮苍山远》《养一缸荷，养一缸菱》《忽有斯人可想》等十部，及长篇小说《大江大海》等。